

洁净的秋

陈 思

秋天的一个早上,顺着一条弯弯的乡间小道,我来到滁河岸边,随即被卷进一幅绝美的画里。

我看到,蓝天白云下,成片的芦苇随风起舞,轻盈的芦花如雪白的浪花,掀起阵阵波浪,荡漾着诗意的律动;几位垂钓者坐在芦花旁,悠闲地钓着鱼,时而有鸟飞过,留下串串啼鸣。

立秋之后,芦花初放,在秋阳下,洁白的芦花,如一群群白蝶,长空曼舞,又如同天然洁白的纱幔,袅袅娜娜,姿态轻盈。

一花一世界,一草一天堂。喜欢秋天里白色素净的芦花,这或许来源于古老的《诗经》里,对芦花之美的描述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。古老的风情画呈现于眼前:雾色迷蒙,芦苇郁郁葱葱,美丽的女子在芦苇丛中,在露水的清凉气息里影影绰绰……

他们一边跑,一边唱着:“芦花白,芦花美,花絮满天飞。千丝万缕意绵绵,路上彩云追。追过山,追过水,花飞为了谁?”

突然,被前方一女子的笑声吸引,走近看,她穿一件蓝色短衬衫,一件白色短裙,坐在装满花香藕的一辆车上,手上拿着一截又长又白的藕,低头静静看着那藕,嘴角露着笑容,听人说,女子是这里荷塘边的姑娘,每天都到荷塘边来取花香藕,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,生意特别好,她家的藕香脆甜嫩,旁边有位男士帮她拍着照。她温润如玉,素洁典雅,仿佛就是那朵曾经盛开的洁净的荷花。这是从《诗经》里出来的女子吧,有美一人,婉如清扬。

在女子的旁边,是一荷花

池,此刻,满池的荷花都凋零了,水面上花的圆润被残破取代;粉艳被黑白取代;通直被弯曲取代;形体被线条取代,枯枝交错,那荷的残叶和莲蓬在秋风里静静站立,从容安静、气定神闲,池水虚静大面积留白。

一朵莲蓬,一枝茎骨,拿藕的女子,倒映在一抹白的池水中,与水共舞,更像一幅自然山水画,一种无尽的水墨意境。

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”雨后的月亮清幽、宁静、唯美。

秋天,行走在皓月当空的月色里,身体与大地万物一起沐浴如流水般的月光中,静静感受月下那份悄然绽放的缥缈与安然。从容的夜色里,秋风微微吹拂,秋风和着淡淡的枯草,这气息让秋意更浓。

我看到一户人家,白墙黑瓦,庭院深深,门前池水清澈,还有哗啦啦的声响,庭院内,绿竹丛丛,花木翩翩。在庭院里,摆放了一张小桌,泡了一杯茶,茶香氤氲,小院里的主人,神情悠然、怡然,月亮照进小院,也在照人,人在望月。

此刻,小院里的人和我一样,卸下生活的负累,回归月色,让自己变得安宁和清静,于秋日淡淡的月光下,闻清香徐来,拂去心中的尘埃,寻访的,是生命本真的休闲与诗意。

行走在月色中的我,看到树枝婆娑,树影如画,如画的树影清新印在路边,零星路人穿梭其间。

那一弯月光,是诗者,也是画者。

秋是素雅的,一卷疏朗、一阙温柔;秋是唯美的,一清如水,洁净饱满。我爱这洁净的秋。

深秋的江南

韩振球

一

深秋的江南,有叶如诗,有花如酒,有首思念的渔歌在风中久久徘徊。

古老的登山道上,游人如织。满树的枫叶,透出动人的酡红。桂花虽然开得有点迟,唯芬芳不逊他年。阳光下,万物都在认真地眷恋着这美好人间。

我,没有理由不去深爱着你。

二

浮云入目。梦里,铁马

冰河。

对于行游的诗人来说,江南是芬芳的,是传奇的。江南,是一个有梦的地方。这梦有的藏在深山、湖泊、古寺、清溪、荷塘,有的流落在旷野、老宅、旧巷、桥头、酒馆,有的飘零在川流不息的街道、霓虹闪烁的舞台、花落人独立的驿站……

深秋的江南,依旧风景如画,惜之不懂我的牵挂。

三

深秋,在路上——
枫正红,歌未歇,酒尚温,人已醉。

江湖好大,江南独秀。

歌者天堂

大 平

一到京城,我蹩脚的普通话就出洋相。

请问去天坛坐几路车?

天堂?“天堂”我哪知道乘几路车啊。

惹得众人都笑起来。

我没想到天坛是那样大,简直盖过了我家乡的一个小乡镇。进门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,清一色的侧柏和桧柏,挺拔伟岸,青枝绿叶。身上都挂着个红漆铝牌子,一株株像授了奖的将军。北京“古树”都编了号,绿牌的芳龄100至300,仙寿300岁以上的全都荣膺红牌。徜徉红牌与绿荫之下,哦,这是走进祖爷爷红旗般温暖的怀抱了。

秋高气爽,公园旌旗招展,月季和菊花竞相绽放。小小录音机播放乐曲,打拳的老人一招一式怡然如鹤;跳舞的人们踩着鼓点,双双对对地走着走着,“呼”一声齐开的绸折扇好似放响鞭炮;铺设平整的瓦灰色方砖上,鹤发童须的书法家饱蘸清水练字……更多的是和我一样肩背背包头戴旅游帽的来自各地的游人。我随着人流往祈年殿走,耳际传来阵阵嘹亮歌音,穿过秋日的晴空和疏密有致的柏林而来,扑入耳膜仍有一种雄浑气势。是一场正在举行的演唱会吧?人民的,露天的,自发的,开放的,互动的,亲城与亲人的,待我游罢祈年殿,逛过圜丘坛,玩味过回音壁,拜踏了天心石,往回走来时,没想到演唱会仍在如火如荼中。

循声走近,那是一片茂密的柏树林,笔直树干如一个个正直的人,而树下正是一个个站得笔直的人。人们千层饼似的围作一圈,状如满月,规模却比一个球场还大。我额角忽感到一丝丝清凉意,摸摸是亮亮的几缕小水珠儿,望那边龙嘴莲池,飞舞的喷泉飘洒恰也作了舞台的动感背景。垫脚尖才看见众星捧月之中的两个人,是一男一女,男的拎腿端坐小马扎上,膝盖里搁着弹奏的手风琴,女的翩翩而立,摆动身姿,并打着悠扬的指挥手势。咪咪来哆,啦米来哆,手风琴起了过门,清音慢隐,歌声突然从我胸前响起,是浑厚的男声滋润耳膜:“泥巴裹满裤腿——汗水湿透衣背——我不知道你是谁——我却知道你为了谁……”透过人缝看见一张丫字形铁脚谱架,歌本在网夹里正翻开到《为了谁》,歌唱的男声部着装并不统一整齐,发出的歌声却整齐统一到大家不需看谱。这久违的歌词清楚分明呈于我眼前。我只觉心理害羞着,压根没敢启口,可是嘴巴它不由自主地“跟读”了起来,哦,是唱了起来。我一唱就唱出了笑话,我一唱就把歌音归入了女声,我竟不会听令女指挥的简单手势。倒没人笑话我,女指挥家展一下眉毛眼神略略示意,我却分明受到了鼓励。她中等个儿,深青夹克里,大方地翻着洁白衬衫领子,穿着一条火一样的红裙子,搽得也许是生得如丰收辣椒般的红唇,与之相得益彰。

当歌声悠扬再起,当她的手势悠

扬地挥向男声部,我觉得胸腔一阵激荡,起声终于与男声的洪流合拍了。“你是谁,为了谁?我的战友你何时回?”我亮开的嗓门忽然没有了丝毫的羞怯,我听不清自我的歌音,却知道自己已和大家合拍,哦,是合并与汇入,而且一起欢畅奔流了。滥竽充数与大家一起共振轰鸣,说不清为什么,不知不觉地我就热泪盈眶。“一棵小树弱不经风雨,百里森林并肩耐岁寒。”激越,高亢,澎湃,昂扬,我弱小的歌音为什么变得这么强大?是一加十十加百百加千千万,你加我我加你大家心相连。柏树枝头一群鸟儿惊飞而起,洪亮的合唱震得鸟羽飘动如雪花轻盈。一曲既毕,手风琴的余韵悠悠,我竟然不敢睁开激动的双眼。

稍息,又起。“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哦,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”。男声部如朗空圆月。“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,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喔”。女声部如相依的彩云。女指挥家悄悄示意:女声稍弱了。她微翘兰花指向游人发出邀请:一起来好吗?大家一起来?戴红帽、身背挎包的女游客们稍作犹疑,然而围炉般围住谱架的女声们热情地招手,于是一个二个三四个加入进来,从苗条到丰满,女声部茁壮成长。

阳光从柏叶丛里筛下,一串一串夺目的金子。歌声飞到很远的地方,更多的游人从很近,很远的地方走来,人们加入了合唱。我一边唱歌一边握着相机拍照,脚下不小心碰倒水壶,有人轻轻扶起,那位女声部把它放在琴手旁边,怕它娃儿似的摔倒了,又把它的背带牵一下。她眼神始终追随着女指挥家,樱桃小嘴儿不停歌唱。

唱起来,唱起来,大家唱起来,我们大家一起唱起来。

多是些老年人,多是些中年人,一群热爱歌唱的人,一群热爱生活的人们。一位老者边唱边贩卖歌谱。摆茶水摊的奶奶忘了收钱也只顾唱。拉小录音机贩碟片的叫卖声仿佛也在合唱之中。

“弯弯的月亮挂在天边,犹如姑娘含笑的双眼,她那优美动人的歌声,好似清泉流进我的心田……”太阳的脚步行到天中了,不,它被歌声感染暂停天中,然而歌声仍在激扬的中天激荡、徜徉。饭盒与水壶,谱架和挎包,手风琴同小马扎。一位男声部大光头映着太阳,那足蹬白运动鞋有力的大脚,一上一下笨拙而铿锵打着拍子。

“今天是个好日子,赶上了盛世享太平。”不仅天坛,不仅北京,也许未来之整个中国,必将是歌者的天堂。我歌唱,并祈祷,深深地祈祷。

